

让逝者归于自然,生态葬逐年增多

近5年来全省约有12万人选择了新安葬方式

文/片 记者 刘桂斌

母亲生前喜欢花草 去世后回归自然

临近清明节,在济南玉函山安息园内,前来祭扫的市民络绎不绝。不只是传统的墓碑,在花坛葬的“花坛”前,不少家属拿着鲜花,前来祭扫已故的亲人。

“过来看看我妈,她走了两年多了,都是让肿瘤给闹的,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。”市民胡先生说道,他的母亲生前特意交代过,死后不愿意通过传统形式落葬,自己和家里人经过一番商量后,决定以花坛葬的形式安葬母亲,“我妈生前就爱养些花花草草,去世以后就让她回归自然吧”。

和传统的落葬方式相比较,生态葬更加环保、节地。以花坛

葬为例,用大理石砌成一个大花坛,将逝者骨灰提前用可降解的袋子装好,等到合适的时机,许多逝者共同落葬。在经过一段岁月后,骨灰慢慢降解,然后再安排下一批逝者落葬,以此达到环保、节地的目标。海葬则更为直接,将逝者骨灰撒向大海,与大川河流融为一体。这两种生态葬不保留骨灰,而壁葬、塔葬、草坪葬等生态葬是保留骨灰的,其本质是增加了土地利用率,让土地空间更合理地利用,同样达到环保、节地的目标。

花坛葬与海葬不保留骨灰,所以每当有一位逝者选择这两种落葬方式时,在花坛旁的大理石或海葬纪念碑上就会多出一

个人的名字。记者在玉函山安息园看到,许多花坛旁的大理石上已经刻满了名字。

“选择花坛葬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多,今年清明节前共落葬了90多人,比以往都多。市民的意识越来越开放,越来越接受生态葬。”玉函山安息园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,目前玉函山安息园还开展了树葬、壁葬、塔葬等形式的生态葬,同样也有不少市民报名。

家属参与更有仪式感 生态葬无“后顾之忧”

“海葬很有仪式感,家属亲手将逝者的骨灰撒向大海,送亲

人最后一程,心里也能安心许多。”参与过海葬的市民陈女士说。

记者了解到,从2013年起,济南市第二殡仪馆就开始承办海葬活动。近几年来,报名海葬的人数每年都会增加20%—30%。

“海葬需要结合季节和天气进行,每年的春季和秋季,我们会和家属提前沟通好,将家属带到青岛,由家属亲自将逝者骨灰撒向大海。”济南市第二殡仪馆工作人员表示,目前国家对生态葬有补贴政策,海葬的补贴是4000元,海葬的总花费大约在2500元,补贴比花费还要高。

环保、节地是生态葬的目的

所在。据了解,传统的墓地是0.8平方米可供2人使用,而花坛葬可以重复使用,并且一次可以供90多人落葬。相当于每使用一次花坛葬,就可以节省70多平方米的土地。

“生态葬还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后顾之忧,传统墓地每过20年就要续一次费,但时过境迁,很难保证每次都可以及时续费,而生态葬一次缴费后就没有其他收费了。”孙先生说。

山东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潘红春表示,近5年来,全省参加生态安葬人数约12万人,其中海葬约2.9万人,越来越多的群众选择生态葬。接下来,政府部门将持续开展宣传教育工作,引导更多群众接受认可生态葬。同时,还要进一步丰富服务项目,给老百姓多样化的选择,将生态葬这种形式展示给老百姓,进一步得到群众认可。

找了七十余年,画像上才“相见”

82岁老人盼望尽快找到烈士父亲,了却一生夙愿



文/片 记者 李静 孙雪萌

烈士父亲

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是父亲唯一的遗物,上面写着:李瑞同志,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,经批准为革命烈士。特发此证,以资褒扬。

短短数字,浓缩了李瑞的一生。

今年82岁的李永臻,面容有些清瘦。这些年,她将父亲的经历整理成一摞文件,一遍遍讲给很多人听。她只是希望,这些念念不忘,会有回响。

父亲李瑞是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蒲汪镇李家庄人,1923年出生,1940年参军走上革命道路。

李永臻曾听爷爷讲过,父母于1941年正月十六结婚。那时,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很忙,结婚当天,天快亮时才赶回家。

1943年,李瑞加入中国共产党,曾在华野8纵24师师直宣传队任教导员。1947年9月,部队由鲁西南挺进豫皖苏,李瑞转入第五军分区26军78师师直宣传队,后转入第五地委,组建地方工作队。

李永臻说,“父亲读过几年书,他一个月会来一封信,但后来有一年了家中都没收到信。”后来,家里得知,李瑞于1948年在河南省许昌一带“失踪”。一直到1956年10月,李瑞被追认为烈士。

李永臻童年时见过父亲的次数寥寥可数,长大后,她才得知父亲牺牲在战场上。“烈士”“英雄”,成为她心目中父亲的符号。



父亲李瑞的画像定格在25岁。

一座衣冠冢

得知李瑞牺牲后,李永臻的爷爷奶奶在临沂老家给李瑞立下一座衣冠冢。失去了李瑞的音讯,无法接他“回家”,等待耗尽了爷爷奶奶的一生。

“俺父亲就只有我这一个女儿。”寻找父亲,李永臻觉得是天大的事情。

李永臻曾经向父亲同乡的战友打听过相关信息。“1948年春天,他们七八个工作人员在一个村边大庙开会时,被国民党十一师一个连包围,激战近两个小时,3人脱险,5人遇难。”

然而,时间带走了当年的见证人,模糊了过去的记录资料。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,无法确认当地一座无名烈士墓中安葬的是否为李瑞烈士。

那一次寻亲只能遗憾地戛然而止。

了第54页的一个段落,“3月,8名土改工作人员在韭园庙中,被从鄢陵东来的国民党十一师一个连包围,激战近两个小时,3人脱险,5人遇难。”

然而,时间带走了当年的见证人,模糊了过去的记录资料。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,无法确认当地一座无名烈士墓中安葬的是否为李瑞烈士。

那一次寻亲只能遗憾地戛然而止。

画像上再现的父亲

在父亲李瑞那座衣冠冢前的墓碑上,一张小小瓷像镶嵌在上面。照片上的父亲,定格在25岁的青春。

这张画像,出自“神笔警探”林宇辉之手。2020年,林宇辉为自己定下“双百计划”——为100名被拐儿童画像、为100位烈士画像。看到《齐鲁晚报》的相关报道后,李永臻辗转联系到林宇辉,请他为父亲画像。

“父亲没有留下遗像,我也不记得父亲的样貌了。我有位堂姑,父亲南下时,她还前去送行。堂姑告诉我,我和父亲很像,但



82岁的老人李永臻

父亲脸型方中带圆,下巴比我宽一点。”她向林宇辉详细讲述着。

2021年3月23日,腿脚不便的李永臻在两个女儿的陪伴下,坚持从临沂赶到济南的林宇辉工作室,期待见到父亲的画像初稿。

李永臻通过视频,将画像给堂姑看。堂姑说,画得很像。

捧着画像,李永臻终于以这样的方式与父亲“相见”。画像上,年轻的父亲戴着军帽,眼神坚毅,英气勃勃。面向画像,已是满面风霜的李永臻深深鞠躬,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在她深深的皱纹里。

李永臻隐约记得,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父亲还停留在1947年。“父亲回来,都是行军途中路过家里。他匆忙回来,吃顿饭就又走了。最后这一趟,奶奶给他煮了鸡蛋。”

除此之外,关于父亲的一切,都仅存于爷爷奶奶的讲述中。母亲鲜少提起父亲的故事,“一提总是很伤心”。2013年,母亲去世。一直没有回家的父亲,成了母亲一辈子的惦念。

已采集DNA,她怕等不及

越是年龄增长,李永臻对父亲的思念越重。

李永臻了解到,近年来,通过DNA比对,很多无名烈士拥有了姓名。2021年,李永臻通过相关部门已经将自己的DNA采集入库。

“我已经80多岁了,怕等不及。”李永臻的声音颤颤巍巍。这是一场接力赛。“我跟儿子说,我把DNA做好了,如果有机会寻找,你们再追踪。”

2021年,李永臻的孩子曾联系过河南省扶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,随后又联系到韭园村。“我听说,当时那个无名烈士墓已经迁到扶沟县烈士陵园。”李永臻提出,无名烈士墓里埋葬的是不是父亲,能否进行DNA比对。

记者联系到临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,工作人员表示,“我们的烈士英名录,跟中华英烈网上的信息是一致的,没有更多信息了。关于安葬地,没有办法查到。”

随后,记者联系到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韭园镇韭园村原党支部书记张先生。他说:“三四年前,我们村的那个烈士墓已经迁到扶沟县烈士陵园了。”他表示不知道这位烈士具体是哪里人。

记者致电扶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,工作人员表示,需要联系具体负责科室。然而,记者继续拨打工作人员提供的电话,始终无人接听。

李永臻从没有真正体会过拥有父亲的滋味。说这话的时候,她似乎忘记了,自己已是80多岁的老人。上学,成家,成为4个孩子的母亲,到现在成为奶奶,李永臻却始终觉得女儿这个身份最为特殊。

这场跨越70多年的寻找和等待,仍然在继续,李永臻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将父亲接回故乡。